

1

20

10

8

7

6

0

30

9

1

2

3

4

1

JAPAN



卷五 篆

癥瘕 捜虛汗
便濁 痘
麻木 濕寒
熱氣病
寒中 暑熱
遺精 不汗勞瘵

古今名醫類案



Kodak

LICENCED PRODUCT

Blac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武門
卷五



名醫類案卷之五

明新都篁南江瓘集

長子應元校正
次子應宿述補

癥瘕

齊中尉潘滿如病ナガシ小腹痛ウツヅク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瘕カイ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使臣繇ヨウ曰中尉不復ハタハタ自止スル於內則三十日死ハタハタ後二十餘日瀉血テラハタ死病得之酒且アリ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タマシキ小弱ヒヤク其卒然合ハタハタ也是脾氣也右脉寸口至緊タマシキ小見痕氣カニ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タマシキ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タマシキ

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史記

臨菑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當死臣意診其脈曰蹠痕爲病腹大上膚黃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花一撮卽出蹠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蹠得之寒濕氣鬱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猶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史記

隋有患者嘗饑而吞食則下至胃便卽吐出醫作噎疾鬲氣翻胃三候治之無驗有老醫任度視之曰非三疾蓋因食蛇肉不消而致但揣心腹上有蛇形也病者曰素有大風常求蛇肉食風稍愈復患此疾矣遂以芒硝大

黃合而治之微泄利則愈迺知蛇痕也名醫錄

乾德中江浙間有慎恭道肌瘦如勞唯好食米闌之則口清水出情侶憂思食米頓便如常衆醫莫辨後遇蜀僧道廣以雞屎及白米各半合共炒爲末以水一盞調頓服良久病者吐出如米形遂差病源謂米痕是也徐文伯善醫術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則氣絕衆醫以爲肉痕文伯視之曰此髮痕也以油灌之卽吐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瀝盡唯餘一髮而已遂愈

唐書曰甄權弟立言善醫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膨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脉曰腹內有蟲當

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小手指，唯有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太平御覽

異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噉鴨肉，乃成痕病，冒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林米，須臾煩悶，吐一鴨鰓身喙翅背已，成就唯左脚故，綴背所食肉遂差。太平御覽

志怪曰：有人得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許華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櫛中藥以投，即消成酒焉。

景陳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脇間忽生腫毒，隱隱見皮裏，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德興古城村外，有

老醫見之，使買鮮鯷爲羹，以食咸疑以爲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真鼈癥也。吾求其所好，以嘗試之爾。乃製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研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病復作，但如前補治，遂絕。根本類編

昔有入共奴俱患鼈瘕，奴前死，遂破其腹，得白鼈，仍故活。有人乘白馬來看，鼈白馬遂尿落鼈上，即縮頭尋以馬尿灌之，卽化爲水。其生曰：吾將差矣。卽服之，如言而愈。續搜神記

昔人患癰疽死，遺言令開腹取之，得病塊，乾硬如石，文理有五色，人謂異物，竊取削成刀柄，後因以刀剗三稜柄。

消成水乃知此藥可療癩痕也本草

一人患蛇痕常饑食之卽吐乃蛇精及液沾菜上人悞食之腹內成蛇或食蛇亦有此症用赤頭蜈蚣一條炙爲末分二服酒下

一人患鼈痕痛有來止或食鼈卽痛用鷄屎一升炒黃投酒中浸一宿焙爲末原浸酒調下

一人好飲油每飲四五升方快意乃悞吞髮入胃血異化爲蟲也用雄黃五錢水調服

石藏用蜀人良醫也名盛署一士人嘗因承簷溜盤手覺爲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然旣數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爲龍伏藏也乃扣治療之方於石石

曰此方書所不載也當以意去之歸可赤蟻蟎塗指度不深入脅膜冀他日免震危之患士人如其言後因迅雷見火光遍身士人懼急以鍼穴指果見一物自鍼穴躍出不能災

恒宜武有二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爲大不足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似牛肚客乃令置之盆中以斛二斗複茗澆之此物喻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湧出旣吐此物遂瘥或問之此何病答曰此病名斛茗痕續搜神記齊諧記云江夏安陸縣隆安中有人姓郭名坦得天行病

後遂大善食。一日消斗米。家貧不能給。行乞於市。一日大饑。不可忍。人家後門有三畦薤。因竊啗之。盡兩畦。便大悶。捶卧地。須臾大吐。吐一物如籠。因出地漸小。主人持飯出。食之不復食。因撮飯著所吐物之上。卽消成水。此病尋差。東坡物類相感志

求微中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饑。作鱠未成。忍饑。不禁遂吐。三十物如蝦蟆。自此不復能食鱠矣。宣室志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大熱困且渴。遂飲水。覺腹中堅痞如石。周遂消石及雄黃。煮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麟串具投之水中。俄頃長數尺。復

以苦酒沃之。如故。以器復之。明日已生一龍矣。上甚爲之驚訝。明皇雜錄

褚澄治李道念。有冷瘻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鯉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鷄鵝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南史

證治要訣云。一人病癥瘕腹脹。絕用三稜莪术。以酒煨服。下一物如黑魚狀而愈。或加入香附子。用水煎。多服取効。一人自幼好酒。序時無酒。叫呼不絕。全不進食。日漸羸瘦。或執其手縛柱上。將酒與看而不與飲。卽吐。一物如猪肝入酒內。其人自此遂惡酒。

潘環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歟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彞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妾以爲有孕爾於是作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歟妻夢一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去彞孫妾墮太蛇猶蜿蜒不死三婦皆無恙夷堅志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夜飲興一發則不可遏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偏其上蠹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急爆烈爲十數片士人由是惡酒汾州王氏得病右脇有聲如蝦蟆常欲手按之不則有聲

聲相接群醫莫能辨聞留陽山人趙鑑善診趙曰此因驚氣入於臟腑不治而成疾故常作聲王氏曰因邊水行次有大蝦蟆躍高數尺翥作一聲忽驚叫便覺右脇牽痛自後作聲尚似蝦蟆也久未瘥鑑乃診王氏脉右關脉伏結積病也故正作積病治用六神丹泄下青涎類蝦蟆之衣遂差名醫錄

昔有患者飲食如故發則如癱面色青黃小腹脹滿狀如妊娠醫診其脉與證皆異而難明主療忽有一山叟曰聞開皇六年瀨橋有患此病蓋因三月八日邊水食芹菜得之有識者曰此蛟龍病也爲龍游於芹菜之上不華食之而病也遂以寒食餠每劑五合服之數劑吐出

一物形雖小而狀似蛟龍且有兩頭獲愈

句容縣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又之吐三十物狀如麻鞋底令命洗出安鱠所鱠悉成水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誠之若有買者但高舉其價看至幾錢有胡求買增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入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問此是何物胡云是銷魚之精亦能銷腹中塊病入患者以一片如意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卽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異

記

和州劉錄事者太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嘗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庭觀其下筋劉初食鱠數楪忽似小哽因殼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賓於茶甌中以楪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楪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共觀之隨視而長頗刻長及入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翁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鱠酉陽雜俎

戴人治王宰妻病胷膈不利用瘀藥一湧而出雪白蟲一條長五六寸有口鼻牙齒走於涎中病者忿而斷之中

有白髮一莖按求徽中破二物其狀如魚卽所謂生痕也

嘉靖中長洲鄒表妻患小腹下左生一塊形如梅李久之吐出始則腐潰若米粞之狀中則若覬肉之狀以指撫開則有長髮數條在其內名醫竟不能治遂至不起夫蛇髮等痕往往載於方書或偶因食物相感假血而成理或有之不可指爲妄誕也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乍信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中一日雷電交作自牖出臂果一龍孽雲而去
霧雪錄

積塊

羅謙甫治真定王用之年二十九歲病積脅左連脇如覆杯腹脹如鼓多青絡脉喘不能卧時值暑雨加之自利完穀日晡潮熱夜有盜汗以危急求治羅視之脉得浮數按之有力謂病家曰凡治積非有毒之劑攻之則不可今脉虛弱如此豈敢以常法治之遂投分滲益胃之劑數服而清便自調雜以升降陰陽進食和氣而腹大減胃氣稍平間以削之月餘良愈先師嘗曰索古有云養正積自除譬之蒲座皆君子縱有小人自無所容今令真氣實胃氣強積自除矣索古之言豈欺我哉內經云太積太聚衰其太半而止蒲實中有積氣太毒之劑

尚不可過。況虛中有積者乎。此亦治積之一端也邪。正虛實宜精審焉。

丹溪治一婦性急多勞，斷經一月，小腹有塊，偏左，如掌大，塊起即痛，減腹漸腫，脹夜發熱，食減，其脉冬間得虛微短濶，左尤甚。初與白朮一斤和白陳皮半斤作二十貼，煎服，以三聖膏貼塊上，經宿塊軟，再宿則塊近下，一寸旬日食進，痛熱減半，又與前藥一料，加木通三兩，每貼加桃仁九箇，而愈。

一婦年六十，素好酒，因暑忽足冷，遇膝上院，有塊如拳，引腸痛，不可眠，食減，不渴。已服生料五積散，三貼，脉沈濶數小，而右甚便赤，用太承氣湯，大黃減半，而熟炒加黃

連芍藥川芎乾葛甘草，作湯，以括囊仁半夏黃連貝母爲丸，吞之，至二十貼，足冷退，塊減半，遂止藥，半月而愈。一婦因經水過多，每用瀉藥，致氣痛，冒腹有塊，十三枚，遇夜痛甚，脈濶而弱，此因瀉藥致敗血不行，用蜀葵根煎湯，再煎參术青皮陳皮甘草梢牛膝，入玄明粉少許研，桃仁調熱服，二貼，連下塊一枚，以其病久，血耗不敢頓下，乃去葵根玄明粉服之，塊漸消而愈。

一婦形瘦，色嫩，味厚，幼時以火烘濕鞋濕氣上襲，致吐清水，吞酸服丁香，熱藥時作時止，至是心疼有痞塊，略吐食，脉皆微弦，重似濶，輕稍和，與左金丸二十四粒，薑湯下三十餘次，食不進，朱曰：結已開矣，且止藥，或思飲少。

與熱水間與青六丸，脉弦漸添，困卧着床，近四旬與人參酒方藥湯引金瀉木漸忍食苦，太便秘以生芍藥陳皮桃仁人參爲丸，與之蜜導便通，食進半月而安。一婦因哭子後，腎痞有塊如杯，食減面淡，黃黓黑澁，甚脉弦細虛濶，日晡發寒熱，知其勢危，補瀉兼用，以補中益氣瀉隨時令加減，與東垣痞氣丸相間服之，食前用湯食後用丸，必湯多於丸也。一月寒熱退，食稍進，仍服前藥，二月後忽夜大寒熱至天明始退，其塊如失，天明塊復有而小，一暈以二陳湯加白朮桔梗枳實服半月而安，次年生子。

一婦年四十餘，面白形瘦，性急，因忤意，乳房下帖肋骨間，結一塊，漸長掩心，微痛，膈悶食減，口苦，脈微短濶，知其經亦不行，思其舉動如常，尚有胃氣，以琥珀膏貼塊，以參木芎歸佐以氣藥二百餘貼，并吞潤下丸，脉濶減，漸充經行，紫色用前湯丸加醋炒三棱佐以抑青丸，塊消，丁太半食進，朱令其止藥，待來春木旺區處，次夏塊復作大於舊，脉平和略弦，自言食飽後則塊微痛，悶食行却自平，知其因事激也，以前補藥加炒李佐以木通牛薑去三棱，吞潤下丸外貼琥珀膏，半月經行而塊散，此是肺金爲火所燼，木邪勝土，土不能運，清濁相干，舊塊輪郭尚在，因氣血未盡，復濁氣稍留，舊塊復起也，補其

正氣使肺不受邪，木氣平而土氣正，濁氣行而塊散矣。一婢色紫稍肥性沈，多憂年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一氣塊，初如栗漸如盃，脉濇重取却有按之痛甚，捫之高半寸與千金硝石丸四五次，忽乳頭黑且汁恐孕也。朱曰：濇脈無孕又與三五貼，脉稍虛豁知藥竣矣。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三十貼，俟脉完再與硝石丸數次塊消，一暉止藥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棗核者數十粒已消，一半累求藥不與待其自消至經行三次每下小黑塊乃盡消。凡攻擊之藥有病卽病受之，邪輕則胃受傷矣。夫胃氣清純中和者也，惟與五穀肉菜果相宜，藥石皆偏勝之氣雖

參芪性亦偏，况攻擊者乎？此婦胃氣弱，血亦少，若待塊盡而却藥，則胃氣之存者幾希矣。

一人作勞飲酒醉卧，膈痛饑而過飽，遂成左脇痛，一塊如掌，按之甚痛，倦怠不食，脈細濇沉弱，不數。此陰滯於陽也，以韭汁桃仁七枚，服三次塊如失痛，在小腹塊如鷄卵，以童便研桃仁十餘粒，又以韭餅置痛處熨之，半日前後大便通而安。

一人茶癖用石膏薰芩升麻爲末，砂糖水調服愈。

一人愛飲茶用白朮石膏芩芍藥薄荷膽星爲末，砂糖調膏津液化下。

一人年近三十，舊因飽食牛肉豆腐，患嘔吐，卽次飲食不

節左脇下生塊漸大如掌痛發則見痛止則伏其人性急脉弦數塊上不可按按之愈痛時吐酸苦水或作氣治朱曰非也非足太陰過食積與濕耳遂投燒荔枝核二枚炒山梔五枚去皮炒枳核十五枚去殼山楂九枚炒茱萸九枚人參一錢細研取急流水一盞煎沸入生薑汁令辣食前通酒熱服與亦貼吐二貼服四貼與此藥且止其痛却與消塊藥用半夏末六錢皂角六箇黃連半兩炒石斛二錢另研右以皂角水煮取汁拌半夏末晒乾同爲末以糖越膏爲丸胡板大每服百丸薑湯下數日愈

一人正月發砂因此有塊左脇邊或舉發起則痛伏則不

痛有時自隱痛自灸腋中脉甚弦右手伏重按則略數此蘊熱因春欲汗解而氣弱不能自發爲汗復鬱又因食不節熱挾食所以成塊宜以保和丸二十溫中丸二十抑青丸二十白术木通三稜湯下之

一婦死血食積癥飲成塊在脇動作雷鳴嘈雜肢運身熱時作時止以台芎山梔炒三稜莪术並醋煮桃仁去皮尖麥皮曲各五錢黃連一兩以吳萸炒半兩以益智炒山楂香附各一兩蘿葡子一兩半炒餅丸服

一婦血塊如盤有孕難服峻藥以香附四兩醋煮桃仁一兩去皮尖海石二兩醋煮白术一兩神曲糊丸

劉仲安治真定總兵董公之孫年二十餘病癥積左脇下

硬如覆手肚大青筋發熱肌熱咳嗽自汗日晡尤甚牙
癩臭惡宣露出血四肢困倦飲食減少病甚危劉先以
沈香二錢海金砂輕粉各一錢牽牛末一兩爲末研獨
頭蒜如泥丸如桐子大名曰沈香海金砂丸每服五十
丸煎燈草湯送下下穢物兩三行次日以陳皮蘿蔔子
炒各半兩木香胡椒草豆蔻去皮青皮各三錢蝎稍去
毒二錢半爲末糊丸梧子大每服米飲下三十丸名曰
蠅氣丸服之十日復以沈香海金砂丸再利之又令服
塌氣丸如此互換服至月餘其癩減半百日良愈
御醫盛啓東永樂中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衆醫以爲
胎而脹一日上謂曰東妃有病徃視之東宮以上命醫

也導之惟謹既診出復曰使長病狀晚若何早若何一
如見妃聞之曰朝廷有此名醫不卑令視我何也出而
跪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之大怒曰好御醫早晚當誕
皇孫乃爲此方何也遂不用數日病益劇乃復診之曰
再後三日臣不敢藥矣仍跪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
怖或曰死矣或曰將籍沒家矣既三日紅棍前呼賞賜
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遂平既而上亦賜之曰非
謝醫乃壓驚也文恪公筆記

田郎中張誼妻年四十餘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脉曰明
年血潰乃死旣而果然

一兵官食粉多成積師以積氣丸杏仁相半細研爲丸五

丸熟水下數服愈今廚家索粉與掉粉不得近杏仁近之則爛可徵也

羅謙甫治建康道按察副使奧屯周卿子年二十有三至元戊寅春間病發熱肌肉消瘦四肢困倦嗜卧盜汗太便溏多腸鳴不思飲食舌不知味懶言時來時去約半載餘羅診脉浮數按而無力正應浮脉歌云臟中積冷榮中熱欲得生津要補虛先灸中脘乃胃之紀也使引清氣上行肥腠理又灸氣海乃生發元氣滋榮百脉長養肌肉又灸三里乃胃之合穴亦助胃氣撤上熱使下於陰分以甘寒之劑瀉熱火佐以甘溫養其中氣又食梗米羊肉之類固其胃氣戒以慎言語節飲食懲忿窒慾病氣日減數月氣得平復逮二年肥甚倍常或曰世

醫治虛勞病多用苦寒之劑君用甘寒之劑羊肉助發熱人皆忌之今食之而効何也羅曰內經云火位之主其漏以甘藏氣法時論云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以甘漏之漏熱補氣非甘寒不可若以苦寒漏其土使脾土愈虛火邪愈甚又云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勞者溫之損者益之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類是已先師亦曰人參能補氣虛羊肉能補血虛之病食羊肉胡以疑爲或者曰索古之學有自來矣

丹溪治一人體長露筋骨體虛而勞頭痛楚自意不療脉弦大兼數尋以人參白朮爲君川芎陳皮爲佐服至五日餘未瘳以藥力未至耳自欲加黃芪朱弗許翌日頭

痛頓愈但脉微盛又膈滿不饑而腹脹審知其背加薰耆也遂以二陳加厚朴枳殼黃連以漏其衛三貼乃安是瘦入虛勞多氣實也

一老人頭目昏眩而重手足無力吐痰相續脉左散大而緩右緩大不及左重按皆無力飲食略減而微渴太便四白始下行醫投風藥朱曰若是至春必死此太虛症宜大補之以參芪歸芍白朮陳皮濃煎下連柏三十粒服一年後而精力如丁年蓮柏丸薑汁炒薑糊爲丸冬加乾薑少許

一人肥大蒼厚因厚味致消渴以投寒涼藥愈後以黃芩雞滋補食至千數患膈滿嘔吐醫投丁沈附子之劑百

貼而愈。值太熱中惡風，怕地氣乃堆糠鋪簾，救風而動止。呼吸言語皆不能，脉囚至浮大而虛。此內有濕痰，以多飲燥熱藥，故成氣散血耗當夏令法，當死。賴色蒼厚，胃氣微在，以參木芪熬膏煎淡五味子湯，以竹瀝調服。三月諸症悉除，令其絕肉味月餘平復。因多啖雞卵，患脅腹脹，自用二陳湯加香附子白芷蔻，其滿頓除。乃令絕肉味，勿藥自安。

虞恒德治丁人年五十餘體略瘦十年前得內傷，挾外感，證一醫用發表疎利之劑，十日餘熱退而虛未復。胷中痞滿，氣促，眩暉。召虞治以補中益氣湯，間與東垣消痞丸、陳皮枳實白朮丸等藥調理而安。但病根未盡，除而

住藥，故眩暉或時舉不甚重。至次年因跋涉勞苦，又兼色慾之過，眩暉大作，歷數醫，皆與防風荆芥、南星半夏、蒼朮去風散濕，消痰之劑，病彌篤。一日厥十數次，片時復甦。凡轉側卽厥，不知人事，舉家惶惑。召虞治，診其六脈，皆浮洪而濡虧。曰：此氣血太虛之症，華脈不數，而身無太熱不死。但恐病愈後而有數年不能下榻者，曰：苟得寓世，所甘心投。大補氣血藥，倍入參黃芪或加附子引經合太刺，一日三貼，又煎人參膏及作紫河車丸補陰丸之類，間服調。二月餘服煎藥二百餘貼丸藥三五料，用入參五六斤，其厥不見，飲食如故，但未能下榻耳。次年聞王布政汝言往京師道經蘭溪，以舟載俟。

就診王公曰此症陰虛風痰上壅因誤多服參芪故病久不愈建方以天麻菊花荆芥川芎等清上之藥亦未取効止藥後越五六年方起而步履如初不思昔日病

劇而籍參芪等藥之功遂以王公之語咎虞爲誤矣

東陽一人發大汗戰慄敲掉片時許發燥熱身如火焚又片時許出大汗如雨身若冰冷就發寒戰如前寒後又熱熱後復汙三病繼作晝夜不息庠生盧明夫與作瘡症治不効召虞診右手陽腋數而浮洪無力陰腋略沈小而虛左三部比右差小亦浮濡虞曰此陽氣虛也用補中益氣湯倍參芪減升柴一半加尿浸生附子一錢半炒黃柏三分乾薑薄桂各五分太棗一枚同煎服一月而康

服病減三之一二服減半四服寒熱止而身尚有微汙減去桂附乾薑一半服二貼全愈

薛已治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脹飲食少思服二陳枳實之類小便不利大便不實咳嗽腹脹用淡滲破血之劑手足俱冷此足三陰虛寒之症也用金匱腎氣丸不

月而康

一富商飲食起居失宜大便乾結常服潤腸等丸後胃腹不利飲食不甘口乾體倦發熱吐痰服二陳黃連之類前證益甚小便滴瀝大便泄濁腹脹少食服五苓瞿麥之類小便不通體腫喘嗽用金匱腎氣丸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男素不善調攝，唾痰口乾飲食不美服化痰行氣之劑，胃滿腹脹，痰涎愈甚服導痰理脾之劑，肚腹膨脹二便不利，服分氣利水之劑，腹大脇痛不能睡卧服破血消導之劑，兩足皆腫脉浮大不及於寸口朝用金匱加減，腎氣丸又用補中益氣湯煎送前丸月餘諸症漸退，飲食漸進再用八味丸補中湯月餘自能轉側又兩月而能步履，却服大補湯還少丹，又半載而康後稍失調理，其腹仍脹，服前藥卽愈。

一婦患痰熱治者多以寒涼偶得小愈三四年屢進屢退，於是元氣消燬，康子夏遍身浮腫，手足麻冷，日夜咳嗽，煩躁引飲小水不利，太內盡去勢將危殆，薛詮脉洪大

無倫按之如無此虛熱無火法當壯火之源，以生脾土，與金匱腎氣丸料服之頓覺小水潰決如泉，俾日服前丸及太補湯而愈，三四年間無恙，一日因哀悲動中前證復作，體如焚燎，口內盡腐，胃腹脹滿食不下咽者四日投以八味二服，神思清爽服金匱腎氣丸料加參芪歸木，未竟而曾次漸舒，然思食不二日而病去五六矣，嗣後日用前二丸間服，踰月而起，至秋深復患痢，又服金匱腎氣丸加參芪歸木黃連吳萸木香，痢遂止，但覺後重，又用補中益氣加木香黃連吳萸五味數劑而全愈。

汪右山治一人年踰七十忽病瞀昧，但其目系漸急，卽合

眼昏懵如瞌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避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風治病轉劇汪診其脉結止甦則脉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也蓋病發而脉結者血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脉又如常也遂以大補湯去桂加麥冬陳皮而安三子俱庠生時欲應試而懼汪曰三年之內可保無恙越此非予所知果驗

一婦年踰三十形色蒼白久病虛弱汪診治十餘年不能盡去其疾一日復診之左則似有似無右則浮濡無力汪曰疇昔左脉不若是今倣反常深爲可懼越三日診之兩手脉皆浮濡惟右則略近於駛而已乃知脉之脈

今異狀者由虛然也近患頭眩眼昏四肢無力兩膝更弱或時氣上衝胷悶於喉中不得動轉則昏懵口噤不省人事內熱口渴鼻塞食減經水漸少汪用參三錢歸身白术麥門冬各一錢黃芪錢半黃柏七分枳實五分甘草四分服煎服若缺藥日久前病復作服之仍安一人年逾三十質弱而色蒼初覺右耳時或冷氣呵如箭出越兩月餘左耳氣出如右早則聲亞胷前有塊攢熱早後聲啞稍開攢熱暫息少間攢熱復爾或嗽惡酸水小溲頻赤大溲溏泄雖睡熟亦被嗽而寤嘔惡二三聲胷腹作脹頭腦昏痛不堪時或熱發渾身疼痛天明前症少息惟攢熱弗休且近至午後背甚覺寒兩腿麻

冷用參二錢半茯苓門冬白朮各一錢黃連甘草枳實各五分貝母歸身各一錢白芍八分煎服尋愈

一人年逾三十神色清減初以傷寒過汗嗣後兩足時冷身則惡寒食則易饑幾日見消瘦頻頻夢遺筋骨疼痛久伏枕榻醫用滋陰降火周効汪視左脉浮虛而緩右則浮弦而緩此陽虛爾病者曰易饑善食梦遺似屬陰虛若作陽虛而用參芪恐益予病汪曰古人謂脉數而無力者陰虛也脉緩而無力者陽虛也今脉浮虛弦緩則爲陽虛可知以症論之病屬陰虛陰虛則熱發午後屬陰則午後當遍身熱發惡熱揭臂露手蒸蒸熱悶煩燥矣茲患是症俱無何以認爲陰虛夫陽虛則惡寒惡風

雖天暖日融猶畏出門庭今患兩足時冷身多畏寒皆陽虛之驗又汗多亡陽非陽虛而何食則易饑者非陰虛火動也蓋脾胃以爲主氣屬陽脾胃之陽已虛又渴以苦寒屬陰之藥故陽愈虛而內空竭須假谷氣以扶助之是以易饑而欲食雖食亦不生肌肉也經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又曰飲食不爲肌膚其此之謂歟夢遺亦非特陰虛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今陽既虛則陽之精氣不能養神心以藏神神失所養則渾身筋骨因以疼痛魂亦不藏故夢寐弗寧安得而不遂乎經曰氣固形實陽虛則不能固而精門失守此遺之所以頻而不禁也經曰腎者胃之關也今若助陽以使其

固養胃以守其閑，何慮遺之不止？乃以參芪各二錢、白术一錢、甘草五分枳實香附山楂韭子各五分煎服半載隨時令寒暄升降而易其佐使，療理乃安。

仁和縣一吏早衰病脊齒脫不已。從貨藥道人得一單方：獨研生硫黃爲細末，實猪臘中水煮臘燶研細宿蒸餅丸大如梧桐子隨意服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健年踰九十，略無老態。熟役如初。因從邑宰入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若金水嗣是尪悴，不日尋卒。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內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謂惟聞猪肪脂能制硫黃，茲用臘尤爲有理。類編

江寧南治一婦，以惱怒患癥，嗽潮熱自汗，肌體瘦損，屢藥

罔效。脉渾渾如泉湧，右寸散亂數而且緊，以參芪歸术茯苓陳皮甘草白芍半夏曲香附圓眼肉四貼，自汗十愈八九，起立覺有力，痰嗽減半，惟口內乾熱，前方半夏換貝母出入調理，尋愈。

江應宿治周三者祁門人也。年近三十，潮熱咳嗽咽亞診全乏六脈弦數周，故以酒蒙先年因醉後嘔血，是年又復嘔血數升，遂咳不止，百治不應。肌食遞減，煩燥喘滿，予與四物換生地加貝母丹皮阿膠麥冬五味煎服加生簷汁一小酒杯，薑汁少許，嗽漸止，食少再加白术茯苓人參食漸進。夜噙太平丸，晨服六味丸加枸杞人參麥冬五味，爲丸兩月，嗽止半年，肥白如初。

勞瘵

葛洪曰鬼疰者是五尸之丁疰又挾諸鬼邪爲害其病變動乃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略使入寒熱淋瀝沈沈默默不的知所苦無斂最惡累年積月漸就沈滯以至又傳移人乃至滅門覺如是候若急取獘肝一具陰乾杵末服方寸匕日三未知再作肘後云此方神良宜和間天慶觀一法師行考召極精嚴駐一婦人投狀述患人有祟所附須臾召至附語云非我爲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裏爲祟耳渠今已成形在患人肺爲蟲食其肺系故令吐血聲嘶師掠之此蟲還有畏忌否久而無語再掠之良久云容某說惟畏獘爪屑爲末以酒服之

則去患家如其言而得愈此余所目見也究其患亦相似獺爪者殆獺肝之類歟本事方

一婦染瘡疾，毆廁偶趙道人過門見而言曰汝有瘡疾不治，謂何答曰醫藥罔効耳趙曰吾得一法治此甚易當以癸亥夜一更太神皆聚之時解衣下體衣服於腰上兩傍微陷處鍼灸家謂之腰眼直身平立用筆點定然後上床全面而卧每灼小艾炷七壯勞蟲或吐出或漏下，卽時平安斷根不發更不傳染如其言獲全

袁州寄居武節郎李應本相州法司聳以吏役事韓似大樞密兵火後忽於宜春見之云從岳疾軍得官今閑居於此從容問其家事，潛然淚下曰某先有男女三人長

子因議買宅入空無人所居之室忽覺心痛背寒凜凜遂成勞瘵之疾垂殆傳於次女長子既歿女病尋亟繼又傳於第三子同證候應大恐卽禱於城隍神每日設麪飯以齋零水冀遇異人數日因往市中開元寺門前有一人衣俗士服自稱貧道踵足而呼曰園練聞宅上苦傳尸槯算道有一藥方奉傳同入寺中問其姓名不答授云去應卽取筆畫之道人言欲過湖南應留之飯辭贈之錢不受臨歧又言此藥以天靈蓋虎糞內骨爲主切須仔細尋覓青蛇膽如無亦可服藥前一日須盛享城隍神求爲陰助應以其事頗異如其言治藥既成設五神位具飲饌十品以享城隍又別列酒食以犒

飲陰火仍於其家設使者下位於病榻之前服藥食後臘腑大下得蟲七枚色如紅燒肉而腹長約一寸濶七八分前銳後方腹下近前有二口身之四周有足瘡魚骨細如針尖而曲已死試取灰焚之以鐵火筋劄刺不能入病勢頓減後又服一劑得小蟲四枚自是遂安今已二十年肌體悅澤不復有疾道人後竟不來其藥用天靈蓋三錢酥炙黃色爲末秤虎糞內骨一錢入骨爲上獸骨次之殺虎太腸內取者亦可用同青蛇膽小荳許或菉荳許同酥金炙色轉爲度無蛇腦只酥炙亦得醣甲極大者醋炙黃色爲末一兩九肋者尤妙安息香半兩桃仁一箇去皮尖研以上爲末紺篩過檳榔一箇別

爲細末射香一錢別研青蒿取近梢者四寸細剉六兩豉三百粒葱根二十一箇搗破東引槐李柳桑枝各七莖粗如筋頭大各長七寸細剉楓葉二十一片如無亦得童便半升先將青蒿桃李柳桑枝楓葉葱豉以官省升量水三升煎至半升許去滓入安息香天靈蓋虎糞內骨煅桃仁與童便同煎取汁去滓有四五合將檳榔射香同研均調作一服早晨溫服以被蓋出汗恐汗內有細蟲以帛拭之卽楚此帛相次須瀉必有蟲下如未死以大火焚之並棄長流水內所用藥切不得令病人知日後亦然十餘日後氣體復元再進一服依前焚棄至無蟲而止此藥如病者未亟可以取安如已亟俟其

垂死則令次已傳染者服之先病者雖不可救後來斷不傳染韓樞密孫盧帥亞卿傳百一選方

丹溪治二人久嗽吐紅發熱消瘦衆以爲瘵百方不應朱視之脉弦數日輕夜重用倒倉法而愈次年生子越州鏡湖耶氏女年十八染瘵疾累年刺灸無不求治醫莫莫效漁人趙十黃鰻羹與食食覺內熱病尋愈今醫家所用鰻魚煎乃此意

有入得勞疾相因染死者數人取病者於棺中釘之棄於水永絕傳染之患流之金山有入異之引岸開視見一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多得鰻魚食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焉精神錄

一人勞傷而得瘵疾漸見瘦瘠用童便二盞無灰酒一盞以新磁餅貯之全猪腰子丁對在內密封泥日晚以祿火煮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溫之發瓶飲酒食腰子一月而愈後以此治數人皆驗此蓋以血養血全勝

金石草木之藥

瑣碎錄

一女子十餘歲因發熱咳嗽喘急小便少後來成腫疾用利水藥得愈然虛羸之甚遂用黃芪建中湯日一服一月餘遂愈蓋人稟受不同虛勞小便白濁陰臟人服橘皮煎黃芪建中湯獲愈者甚衆至於陽臟人不用暖藥雖建中湯不甚熱然有肉桂服之稍多亦反爲害要之用藥當量其所稟審其冷熱而不可一概用也醫餘

睡州楊寺丞有妄事鄭迪功女有肉蒸內熱之病時發外寒寒過內熱附骨蒸盛之時四肢微瘦足趺蹠者其病在臟腑中衆醫不差適廩州吳醫只單石膏散服後體微涼如故其方出外臺秘要只用石膏研細十分似麪以新汲水和服方寸匕取身不熱爲度名醫錄

無錫游氏子少年耽於酒色旋得疾久而弗愈勢危甚忽語其家人曰常見兩女子服飾華麗其長才三四寸每緣吾足而行舟在腰而沒家人以爲祟一日名醫自遠而至家人扣之醫曰此腎神也腎氣絕則神不守舍故病者見之癸志

一人患癆瘍一年一日無肉味腹痛不可忍其家恐傳染

置於空室待自終三日無肉食或惠鷄子病人自煎食將熟忽打噴嚏有紅線二尺許自鼻入跳遂以碗覆煎死之自此遂安

汪古山治一人年逾三十形瘦色脆過於房勞病怠惰嗜卧食後腹痛多痰覺自胃中而上又吐酸水肺氣不清聲音不亮已數更醫或用補陰消導等劑汪診之脉皆細濡無力約有七至間曰熱乎曰不覺曰嗽乎夜間數聲而已曰大便何如近來帶溏糞門傍生一癆今已潰膿未收口耳曰最苦者何夜卧不安四肢無力而已汪曰脉病不應夫脈數主熱今覺不熱乃內蒸骨髓數或正氣已極無復能作熱歟據證似難起矣何以故虛勞

糞門生癆必成瘻瘍脉不數者尚不可爲况脈數乎蓋肺爲吸門司上太腸爲肛門司下肺與太腸府藏相通况肺爲氣主氣陽當升虛則下陷所謂物極則反也今病內熱燔灼肺氣久傷故下陷肛門而生癆瘍肺傷極矣非藥能濟月餘尋卒

江少微治邑人方信川子年三十餘因勞後失飢得潮熱疾六脉弦數宛然類瘵疾祖日出氣暄則熱天色陰雨夜涼則否暄盛則增劇稍晦則熱減已踰二年江曰此內傷脾胃陰熾而陽鬱耳以補中益氣湯加丹皮地骨嗽喘更加阿膠麥冬五味子而愈

宿按勞瘵乃精竭血虛火盛無水之症脉多弦數潮

熟咳嗽咯血若肉脫脉細數者不治經云心本熱虛則寒腎本寒虛則熱又云心虛則熱腎虛則寒當分別陰陽虛實心腎虛而寒者是氣血正虛以其稟賦中和之人暴傷以致耗散真氣故必近於寒宜溫補以復元氣心腎虛而熱者是氣血之偏虛也以其稟性熱血少之人貪酒好色腎水不升心火不降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故致於熱也苟非滋陰養血涼肝補腎則陽愈亢而成勞極偏虛之症矣或有挾外感邪熱致燔陰血枯涸者故不可用參芪甘溫之藥若產後血虛及勞心用力失血飲食失調暴傷血虛之症非卽虛本病亦正虛之類也又兼溫補

其氣陽虛者，挾寒之症陰虛者，挾熱之候內傷者，暴損元氣，虛損者累傷氣血，積損成勞病已極矣。雖良工鮮能善其後矣。

汗

東垣治一人，二月天氣陰雨寒濕，又因飲食失節，勞後所傷，病解之後，汗出不止，沾濡數日，惡寒重添，厚衣心胷間時煩熱，頭目昏憒，上壅食少，減此乃胃中陰火熾盛，與外天雨之濕氣峻然二氣相合，濕氣大作，汗出不休，兼見風邪，以助東方甲乙風藥以去其濕，甘寒瀉其熱，羌活勝瀉湯以炙甘草生芩酒芩人參羌活防風藁本獨活細辛蔓荆子川芎各三分黃芪生甘草升麻柴胡各半錢薄荷一分，作一服水煎。

一人別處無汗，獨心孔一片有汗，思慮多則汗亦多，病在用心，名曰心汗，宜養心血，以艾煎湯調茯苓末服之。

劉全備治一男子，驚恐自汗。魯服麻黃根、黃芪、牡蠣等藥，不效。用白芷一兩、辰砂半兩，爲細末，每服二錢酒調下。因其不能飲用，用茯神麥冬調下而愈。蓋此藥能斂心液，故也。

虞恒德治二人，得內傷虛症，發熱自汗，如雨不止。服補中益氣湯，十數貼不効。虞以前方加減，每貼用蜜制黃芪一錢半，人參一錢，白朮甘草陳皮各七分，當歸白芍各一錢升麻柴胡各一分，加桂枝三分，麻黃根七分浮小麦一撮炮附子三分，三貼而汗止，熱亦退。尋安

嚴州山寺有旦過僧，形體羸瘦，飲食甚少，夜卧遍身出汗。迨且衾衣皆濕透。如此二十年，無復可療。惟待斃耳。監寺僧曰：吾有藥，絕驗。爲汝治之。三日宿疾頓愈。遂併以方授之。乃桑葉一味，乘露採摘，控焙乾，爲末。二錢空腹溫米飲調，或值桑落乾者，但力不及新耳。按本草亦載桑葉止汗可證。

一人血氣衰弱，羸瘦太汗如雨不止，諸醫弗効。以十全大補湯倍加參芪，以童便製過附子一劑，卽効。數劑全愈。

醫鑑

不汗

晉書曰張苗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處陳廩立得病，連服藥發汗，汗不出，衆醫云發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風發，溫氣於外，迎之必得汗也。復以問苗，云會有人疾極，汗出卧簾中，冷得病苦，增寒。諸醫與散四日，發其汗者八次汗不出，乃燒地布桃葉於上蒸之，即得大汗，便如被下傳粉，粉身極燥，乃起，即愈。廩立如其言，果差。

便濁

附便濁

丹溪治一婦人，氣血兩虛，有痰痛風，時作陰火，間起小便白濁或赤帶下，用青黛蛤粉，樗皮滑石乾薑，炒黃柏，炒爲末，神曲糊丸，仍用燥藥。

一人便濁半年，或時夢遺形瘦，作心虛治，以珍珠粉丸合定志丸服。

一婦年近六十，形肥味厚，中焦不清積，爲濁氣流入膀胱，下注白濁，濁氣即是濕痰，用二陳湯加升麻、柴胡、蒼朮、白朮四貼，濁減半，覺腎滿，因升麻柴胡升動，胃氣痰阻滿悶，用二陳加炒曲白朮以泄其滿，素無痰者升動不悶，兼以青黛樗皮蛤粉，黃柏炒乾薑滑石爲末，神曲

糊丸服之

一人便濁，而精不禁。用倒倉法有効。

一婦人上有頭風鼻涕不有白帶用南星蒼米酒芩辛夷

川芎炒柏滑石半夏牡蠣粉

東垣治一婦人帶漏久矣諸藥不効。診得心脆尺脉微其白帶下流不止。崩中者始病血崩久則血少復亡其陽故白濁之物下流不止。如本經血海將枯津液復亡枯乾不能滋養筋骨以本部行經益津液以辛熱之氣味補其陽道主其血脉以苦寒之藥泄其肺而救上熱傷氣以入參白葵花四分橘皮五分生黃芩細研郁李仁去皮尖研炙甘草柴胡各一錢乾薑細末二錢除黃芩

外水煎將熟入芩熟服愈

呂滄洲治一婦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骨立。診其脈則二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癃則淋其人曰前溲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卧內溺及濡其溺器以視則如斛盆置烈火湧沸不少休呂以虎杖滑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神砂末蘸之以椑柿食方寸匕沸輒止

南安太守松江張汝弼曾患渴疾白濁久服補腎藥皆不効。一日遇一道士俾服酒蒸黃連丸其疾頓瘳其製法以宣黃連一斤去鬚萸酒浸一宿置甌上累蒸至黑取

出晒乾爲細末蜜丸桐子大日午臨卧酒吞三十九臘
毒下血者亦治

汪右山治二十人年踰三十季夏日午旁後多汙晚浴又近女色因患白濁醫用胃苓湯加右眼作痛用四物湯入三黃服之睡醒口愈加苦又加左膝腫痛仲冬不藥濁止漸次延至背痛不能轉側日輕夜重嘵則如繩束攢腰脇痛楚不堪呼氣亦應背痛或時夢遺次年正月汪診之脉皆緩弱無力脾虛可知左脉滑者血熱也遂以人參黃芪各二錢茯苓白朮歸身麥冬各一錢牛膝神曲陳皮黃柏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煎服三十餘劑仍以龜板參芪黃柏各二兩熟地山茱萸枸杞杜仲歸

茯牛膝各一兩丸服尋愈

一男小便日數十次如廌米泔色亦曰神思恍惚瘦憊食減以女勞得之服桑螵蛸散末終劑尋愈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小便數補心氣其方螵蛸遠志菖蒲龍骨人參茯神當歸龜甲灸以上各一兩爲末每服二錢夜卧

人參湯調本草

一人脬氣不足小便頻數日夜百餘次用益智仁天台烏藥大如臂者等分俱爲末藥酒煮山藥打糊爲丸如梧桐子大名之曰縮泉丸卧時用鹽酒下五七十丸

薛已治大司徒許函谷在銀臺時因勞發熱小便自遺或睡不利薛作肝火陰挺不能約制午前用補中益氣加

山藥黃柏知母，午後服地黃丸，月餘諸症悉退。設服燥劑而頻數不利，用四物麥冬五味甘草若數，而黃用四物加山茱萸黃柏知母五味麥冬若肺虛而短少，用補中益氣加山藥麥冬若陰挺痿痺，而頻數用地黃丸。若熱結膀胱，陰虛陽無以生，而淋瀝用滋腎丸。若膀胱陽虛，陰無以化，而淋瀉用六味丸。若轉筋小便不通或喘急，欲死不問男女孕婦，急用八味丸緩則不救。若老人陰痿思色，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瀉痛，如淋用加減八味丸。料加車前牛膝，若老精已竭而復耗之，太小便道牽痛，愈痛愈欲便，愈便則愈痛。亦治以前藥不應急加附子，若喘嗽吐痰，腿足冷腫，腰骨大痛，面目浮腫，太陽脾肺氣虛也。

作痛亦治以前藥，若痛愈而小便仍瀉，宜用加減八味丸，以緩治之可也。

司徒邊華泉小便頻數，滯滯短赤，口乾吐痰，此腎經陽虛，熟燥陰無以化，用六味滋腎二丸而愈。

司馬李梧山荅中作痛，小便如淋，口乾吐痰，此思色精降，而內敗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尋愈。

考功楊朴庵口舌乾燥，小便頻數，此膀胱陽燥陰虛，先用滋腎丸以補陰，而小使之頻數愈，遂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以補肺腎，而若汗多而小便短少，或體不禁寒，乃脾肺氣虛也。

周主客素膏染小便赤數口乾作渴，吐痰稠粘，右寸關數

而有力此脾肺積熱遺於膀胱用黃芩清肺飲調理肺
肺用滋腎丸六味丸以滋腎水尋愈

一儒者發熱飲水不絕每如廁小便瀦痛太便牽痛此精
竭復耗所致用六味丸加五味及補中益氣且其自守
謹篤尋愈若肢體畏寒喜熱飲食用八味丸

縣令顧榮甫尾閭痒而小便赤瀦左尺脉洪數屬腎經虛
熱法在滋補渠不然其言乃服黃柏知母等藥年許高
骨腫痛小便淋漓肺腎二脉洪數無論薛曰子母俱敗
鮮克濟矣果尋卒

一男子左尺瀦結右寸洪數薛曰此誠可懼蓋肺金不能
生腎水故兩果至季冬革道瀦痛如淋愈痛愈欲便愈

便則愈痛而歿

丹溪治一人虛損盜汗遺精白濁用四物加參术黃芪知母黃柏牡蠣牛膝杜仲五味煎服尋愈

一人虛損小便中常出精血以四物加山梔參术麥冬黃柏木通車前子茯苓

丁人年六十五精滑常流以黃柏知母蛤粉山藥牡蠣飯丸梧桐子大鹽湯下八十九

一人潮熱精滑八物加黃柏知母牡蠣蛤粉

東垣治三人年三十餘病脚膝痿弱臍下瓦醫皆冷陰汗臊臭精清不回群醫治以茸熟之藥同効李耽之沈數有力曰此因釀酒高梁滋火於內逼陰於外復投熟藥

反漏其陰而補其陽真所謂實實虛虛也以滋腎丸黃柏知母酒先燒各一兩肉桂五分丸梧桐子大湯下百丸太苦寒之劑製之以急寒因熱用引下焦適其病所以漏命門相火再服而愈

虞恒德治二人病遺精潮熱臥榻三月矣虧脈之左右寸關皆浮虛無力兩尺洪大而軟投補中益氣加熟地知母黃柏地骨皮煎下珍珠粉丸外做小籠龍一箇以籠陰莖勿使搭肉服藥三十餘貼尋愈

丹溪治一人年二十餘夜讀至四五鼓猶未就枕故卧莖一有所著精隨而遺不著則否飲食減而倦怠少氣夫何故蓋用心過甚二火俱起夜弗就枕血不歸肝則腎

水有虧火乘陰乘八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不得聚藏而走失矣因玉堂著物猶厥氣客之故作接內之夢於是上則補心安神中則調理脾胃提掣其陰下則益津生陰固陽不三月而疾如失。

一老人年六十歲患瘧而嗽多服四獸飲積成濕熱乘於下焦已岌岌乎殆矣朱診之尺數而有力與補中益氣加涼劑三日與黃柏丸及草尺數頓減詢其有夜夢否曰有之幸不泄爾是蓋老年精衰固無以泄爲太熱結於精房得泄火益陰之藥其火散走於陰器之竅疾可瘳矣再服二日又夢其瘧噦全愈

一人每夜有夢朱連診二日觀其動止頭不仰舉但俯視

不正必陰邪相著叩之不言其狀詢其僕乃言至廟見侍女以手撫摩久之不三日而瘧疾令沐浴入廟毀其像小腹中泥土皆濕其疾隨瘳此則鬼魅相感耳

一男子至夜脊心熱而夢遺用珍珠粉丸猪苓丸遺止終不服紫雪脊熱畢除

一男子脉洪腰熱遺精用沈香和中丸下之導赤散瀉其火而愈仍知身熱而遺者熱遺也

按沈香和中丸卽王仲陽之滾痰丸

丹溪壯年有梦遗症每四十五日必一遗累用鳳髓丹河間秘真丸効雖少見而遗终不除改用遠志菖蒲兆子桑螵蛸益智酸棗仁牡蠣龍骨鎖陽等爲丸服之尋愈

一男子丁年夢遺群醫以珍珠粉丸固效亦以遠志菖蒲等劑投之應手而愈

一壯男子夢遺白濁少腹有氣冲上每日腰熱卯作酉涼每腰熱作則手足冷前陰無氣來耕腰熱退則前陰氣耕手足溫又且多下氣暮多噫特辰隔一旬二旬必遺脈且弦搏而大午洪大知其有鬱滯也先用沈香和中丸大下之次用加減八物湯下滋腎丸百粒若稍與蛤粉等瀦藥則遺與獨滋甚或一夜二遺遂改用導赤散大劑並湯服之遺濁皆止

有二中年男子皆夢遺醫或與瀦藥反甚連遺數夜乃先與神芎丸大下之繼製豬苓丸服之皆得痊

一武官便濁精滑不禁百藥罔効用倒倉法而愈於此見夢遺屬鬱滯者多矣

吳球治一男子因病後用心過度遂成夢遺之患多痰瘦削群醫以清心蓮子飲久服無効吳診脉緊瀦知冷藥利水之劑太過致使腎冷精遺而腎氣獨降故病益劇乃以升提之法升坎水之劑離火降陽氣而養血滋陰次用鹿角膠人乳填補精血不踰月而愈

水瀆吳姓者病精滑百藥勿療或授以一術但以脇腹縮尾閭閉光瞑目頭若石壓之狀卽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嚥歸丹田不計遍數行住坐卧皆爲之仍服保真丸及半載顏色悅澤病不復作矣此術亦可以療頭

盛啓東求藥戊子夏治郁文質遺精形體羸弱兼痰嗽交作日夕不能休群醫治之轉劇盛視之曰此陽脫也急治則生緩則死非大料重劑則不能療於是以附子天雄佐以參芩白朮日加數服夜則減半自秋徂冬所服附子約百餘枚厥疾乃瘥

有入夢遺精初有所見後來雖夢無所感日夜常常走漏作心氣不足服補心藥罔効作腎氣虛治亦罔効醫問患者覺腦冷否應之曰只爲腦冷服驅寒散遂安蓋腦者諸陽之會髓之海腦冷則髓不固是以遺漏也宜先去腦中風冷腦氣冲和兼服益心腎藥無不瘳者醫餘

王中陽治一石丁丁年忽病頭目不利肩背拘急合目即便泄精四肢沈困不欲執作夢寐不寧每作虛治罔効王治之使其翹足而坐則其股足隨氣跳躍如脉六動其脉亦過位長實有力遂用涼膈散清木香丸互換踈導三五次更服三黃丸數日尋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四十餘洩精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罔効取袖珍方治小便出髓條藥服之又服小兒系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柏亦罔効汪診之一日間其脉或浮濡而駛或沈弱而緩曰脉之不常虛之故也其症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於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也理宜補脾爲主兼

之滋腎養心病可療也方用人參爲君白朮茯苓麥冬酸棗仁山梔子生甘草爲佐蓮肉山楂黃柏陳皮爲使其他牡蠣龍骨川芎白芍熟地之類隨其變症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其人未信服二十餘日人參每服三錢溲精減半矣又月餘人參加至五錢尋愈

江華南治一壯年患遺精醫用滋陰降火劑罔効一醫用牡蠣龍骨等止澁藥其精愈洩又服芩連蘖山梔等藥百五十餘貼兼服小便二百餘碗又或作瘀火治或作濕熱治俱罔効蓋經年餘矣二月間請江診視左脉浮濡無力右寸浮散近駛兩尺尤弱不在尋按其人頭暉

筋骨痠疼腰痛畏風小便黃腹中時鳴以熟地黃遠志寫君當歸身桑螵蛸人參爲臣石蓮子肉白朮芩爲佐石菖蒲甘草爲使十餘貼後精固惟筋骨猶痠五年小便猶黃腹或至晚猶鳴煎劑再加黃柏兼服補陰丸加人參鹿茸兔精子桑螵蛸茯神之類兩月而愈

夫夢遺有三有因用心積熟而泄有因多服門冬茯神車前知母黃柏冷利之劑而流泄者有久遺至門不閉腎氣獨降而泄者治法積熟者清心降火冷利者溫補下元腎氣獨降者升提腎水使水火自交而坎離之位定矣

山陰戴文訓少年患夢遺服固精丸而愈用狗頭骨一個

煅存性用利米飯爲丸如梧桐子大硃砂金箔爲衣每服五六十九

麻木

東垣治一婦麻木六脉中俱得弦洪緩相合按之無弦在上是風熱下陷入陰中陽道不行其證閉目則渾身麻木晝減夜甚開目則漸退久則止懼而不睡身體重咳嗽煩燥氣促餘無所苦色脉相應經曰陽病瞑目而動輕陰病閉目而靜重又云諸脉皆屬於目又云閉目陽道行陽氣遍布週身閉目則陽道閉不行如晝之分知陽衰而陰旺也且麻木爲風皆以爲然細校之則有區別耳久坐亦有麻木喻如繩縛之人釋之覺麻作良久自己以此驗之非風邪乃氣不行也治當補肺氣則已如經絡中陰火乘其陽分火動於中而麻木當兼去其

陰火則愈矣。痰嗽者，秋涼在外，在上而作也。宜以溫劑。實其皮毛，身重脉緩者，濕氣伏匿而作也。時見躁作，當升陽，動氣，益血，而渴。陰火與溫中通行經脈，補其陰陽，則已矣。遂以補氣升陽和中湯服之愈。

一老人身體熱麻，手足股膝無力，飲食有汗，善笑，善饑，痰涎不利，舌強難言，聲啞，脉左寸洪大有力。此邪客於經絡之中，二脅外有數癥。問其故，對以燃香所致。李曰：病皆由此也。蓋手三陽從手表上行，於頭加以火邪，陽併於陽，勢盡熾焉。故邪熱妄行，流散於周身而爲熱麻。經曰：胃熱則蟲動。蟲動則廉泉開，故涎下。熱傷元氣而爲沈重，無飲食，入胃漂悍之氣不循常度，心火盛則喜笑。

脾熱則消穀，善飢。肺經衰，則聲啞。仲景云：微數之脉慎不可灸。老人奉養以膏梁之味，無故而加以火煖之毒，熱傷經絡，而致治以清神補氣，不旬日而愈。以黃柏知母爲君，寒苦瀉火邪，壯筋骨，乃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黃芪生乾薑瀉熱，實表五味止汗，補肺不足爲臣。炙甘草當歸和血潤燥，升麻柴胡行少陽，陽明經自地升天爲佐。右剉水煎取清汁服。

一人五月間，兩手指麻木，怠惰嗜卧，此熱傷元氣也。以補中益氣湯減白朮陳皮川芎，加白芍五味，遂安。

一人四肢麻木，乃氣虛也。四君子加天麻麥冬、黃芪川芎，太剉服之愈。

一人年四十餘面白十指俱麻木乃氣虛也以補中益氣加木香附子麥冬羌活防風烏藥服之愈

羅謙甫治中書左丞張仲謙年三十餘正月在大都患風證半身麻木一醫欲汗之羅曰治風當通因通用法當汗但此地此時雖當交春寒氣猶存汗之則虛其表必有惡風寒之證張欲速差遂汗之覺體輕快而喜數日復作謂羅曰果如君言官事煩劇不敢出門如之何羅曰仲景云太法夏宜汗陽氣在外故也今時陽氣尚弱初出於地汗之則使氣亟奪衛氣失守不能肥實腠理表上無陽見風必大惡矣內經曰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又云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當汗

之時猶有過汗之戒況不當汗而汗者乎遂以黃芪建中湯加白朮服之滋養脾胃生發榮衛之氣又以溫粉撲其皮膚待春氣盛表氣漸實卽愈矣內經曰化不可伐時不可違此之謂也

吳芙蓉山治一婦夏月取風涼夜多失蓋因得冷風入骨兩足麻痺疼痛不已服祛風止痛藥不効與大防風湯數服其疾漸瘳仍以為頭粥服三晨而愈

薛已治大尹劉孟春素有痰兩臂作麻兩目流涕服祛風化痰藥痰愈甚臂反痛不能伸手指俱癱薛曰麻屬氣虛因前藥而復傷肝火盛而筋攣耳况風自火出當補肺脾滋腎水則風自息熱自退痰自清遂用赤味地黃

丸補中益氣湯，不三月而產。

汪右山治一婦，或時遍身麻痺，則懵不省人事，良久乃甦。醫作風治，用烏藥順氣散，又用小續命湯，病益甚。汪診之，脉皆浮濡緩弱，曰此氣虛也。麻者氣餒行遲，不能接續也。如人久坐膝屈，氣道不利，故伸足起立，而麻者是也。心之所養者血，所藏者神氣，運不到，血亦罕乘。由心失所養，而昏懵也。用參芪各二錢，歸身茱苓各一錢，黃芩、陳皮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而愈。

江應宿治一人，年踰六十，患十指麻木不仁，二年矣。醫作痰治，風治，罔効。一日因憂思鬱怒，卧床月餘，目不交睫，飲食減少，腹中如束縛，不安宿，診之六脉沈細無力。此

太虛證也。投八味丸，令空心服，日則服歸脾湯，倍加參芪，二三服而諸症漸減。睡卧安寧，月餘服過，煎藥三十餘貼，丸藥六七兩，而愈十指亦不復麻木矣。但行走之力，如在砂中，予曰：病雖愈，而元氣尚未復，當服參苓白朮散與前丸，於人言用理中丸。一日因大怒，病復作，一醫投附子理中湯，煩燥身熱如火，不旬日而發，或曰此病先因附子而愈，後因附子而亡何也？予曰：余乃壯火之源以生脾土，故幼彼用之，不當。孤陽飛越而亡。

羅謙甫治真定府武德鄉年四十六歲因憂患勞役飲食失宜病四肢體冷口鼻氣亦冷額上冷汗出時發昏憤六脉如蜘蛛一作風證欲以宣風散下羅因思錢氏小兒論制宣風散謂小兒內傷脾胃或吐或瀉久則風邪陷入胃中而作飧泄散中有結恐傳慢驚以宣風散去風邪內經云久風爲飧泄正此謂也今形證乃陰盛陽虛苦寒之劑非所宜也內經云陰氣有餘則多汗身寒又云陰盛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而厥又云陰盛生內寒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卽於胃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故寒中東垣解云此脾胃不足勞神出六脉生數服而愈

後形體中焦營氣受病未傳寒中惟宜補陽遂以理中湯加黑附子每服五錢多用葱白煎羊肉湯取清汁一大盞調服之至夕酉股漸溫汗出少夜深再服翌日精神出六脉生數服而愈
郝允詮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允曰診君之脉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游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徽廟常苦脾疾國醫藥圓効召楊介診視訖進藥上問何藥介對曰大理中丸上曰朕服之屢矣不驗介曰臣所進湯藥佐使不同陛下之疾以食冰太過得之今臣以水煎此藥欲已受病之源果二服而愈

丹溪治一壯年惡寒多服附子病甚脈弦而似緩以江茶入薑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減錦衣太半又與防風通聖散去麻黃大黃芒硝加地黃當歸百貼而安知其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升火可降必多眼補益涼血藥乃可否則內外不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彼以爲迂果疽發背死

一老婦形肥肌厚夏惡寒戰慄喜啖熟御綿多汗已得附子三十餘渾身痒甚脉沈濶重取稍大知其熱甚而血虛也以四物湯去芎倍地黃加白朮薰蕘炒黃柏生甘草人參每貼二兩重方與三貼腹大泄目無視口無言

知其病熱深而藥無反佐之過也以前藥熟炒蓋借火力爲向導與三貼利止四貼精神回十貼全愈
一女子惡寒用苦參一錢赤小豆一錢韭水探吐後用川芎蒼朮南星薰芩酒糊丸服

一人形瘦色黑素多酒不困年半百有別館一日大惡寒發戰自言渴却不飲脉大而弱右關稍實略數重取則滿此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不虛也薰芪三兩乾薑一兩煎飲之大汗而愈

一婦人年五十餘形瘦面黑喜熱惡寒六月兩手脉沈而濁重取似數三黃丸下以薑汁每三十粒三十次微汗而安

一人年十七家貧多勞十一月病惡寒而吐血兩三日脉緊濇一月後食減中痞醫投溫膽湯枳殼湯三日後發熱口乾不渴有痰曰此感寒也詢之八日前曾於霜中渡水三四次心下有悲泣事腹亦饑遂以小建中湯去芍藥加桔梗陳皮半夏四貼而愈

一人嗜酒因暴風寒衣薄遂覺倦怠不思食者半月且發狂身如被杖微惡寒診其脉皆浮大按之豁然左爲甚朱作極虛受風寒治之以人參爲君黃芪當歸白米爲臣蒼朮甘草陳皮通草葛根爲佐使太劑與之十日後遍身汗出如雨凡三湯被得睡覺來諸症悉除

祝仲寧治一貴婦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起躍入沸

湯中不覺醫以爲寒甚祝持之曰此瘓火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經宿而撤裘呼水飲之旬日氣平乃愈

滑伯仁治一人七月病發熱或令服小柴胡湯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筋惕肉瞶視其脉微欲絕以真武湯七八服稍愈服附子八枚而痊

吳茭山治一婦患筋骨肢節疼痛及身昔頭痛兩尺脉弦慄寒如瘡每以散風止痛罔効後以四物入羌活防風秦艽官桂數服而愈

直閣將軍房伯玉患冷疾夏日常復衣張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寒甚令

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彭祖有氣俄而起伯玉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斗遂差出史記

一婦人長病經年世謂之寒熱注病冬月中華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十灌冷戰欲死佗令滿數至八十灌熟氣乃蒸出鬱鬱然高二三尺至滿百灌佗乃使燃火溫床厚覆衣良久汗洽出著粉燥便愈史記

夏文莊公性豪侈稟賦異人纔睡則冷如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陛行兩車相能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十斤綿爲之常服袖

茅鍾乳硫黃不可勝紀晨朝每服鍾乳粥有小吏竊之疽發不可救筆談

吳墓池治一人年三十餘產後患虛症惡寒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動飲食頗進太小溲如常多汗治用參芪大劑加桂枝每劑或一錢二錢三錢量病勢輕重出入服藥一年半時值暑月惡寒風愈甚御綿複衣口已能言手足能動但惡風寒不去乃令人強扶出風涼處坐用涼水強浸手足口含冷水初甚怯良久能耐覺安漸至緩至熟熱漸甚吃冷飲乃以涼水頓飲之復衣頓除如常而愈

按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禁慄如喪神守皆

屬於火原病式。曰病熱甚而反覺自冷。此爲病熱實非寒也。丹溪曰：古人遇戰慄之證，有以太承氣湯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症，但虛實有別，觀數說而惡寒治法可想矣。

惡熱

李東垣治一人，目赤煩渴，引飲脉七八至，按之則散。此無根之脉，用薑附加人參服之，愈。
王田隱者治一人，得熱病，雖祁寒亦以水精浸水輪，取握手中，衆以爲熱。曰：此寒極似熱，非熱也。治以附子，愈。
按以上治例，皆陰陽幽顯之奧，水火徵兆之微。學者深求內經之旨，則造化之理可得而明矣。

(熱氣病)

齊中御府長信病淳于意入診其脉告曰熱氣病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而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高橋梁頗壞信則驛車轍未欲渡也馬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意卽爲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卽使服藥出水二十日身無病者所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若脉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

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寒熱沈宗常治孔侍郎當晨體如燔絕飲食醫益以爲熱常獨謂熱寧可泄以暑藥佐之溫以益脾愈

名醫類案卷之五終

